

小說 第二名 林儀芸

筆名/疑雲

個人簡介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

目前就讀北藝大文學跨域創作所，曾經得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。喜歡睡覺。

好吵的考山路上的好吵的鱷魚

吳奈汶一開始只是聽從娶了一個泰國老婆的表哥隨口說說，就決定出發了。決定去曼谷賣鱷魚。

泰國有很多鱷魚，表哥說他有穩定的貨源，而吳奈汶本人，只需要晚上推著那隻鱷魚，到曼谷那條背包客最愛的考山路上叫賣、烤一烤肉串，就能大賺一筆。亞洲的度假勝地，那些白皮藍眼睛的洋人，來曼谷度假，什麼都願意嘗試。每天新鮮直送一隻大鱷魚，必定是考山路的寶。其實吳奈汶做什麼都可以，只要能賺錢，讓家裡能過日子就好。當表哥跟他滔滔不絕地講著大夢時，他腦中有一個畫面，是他身邊圍繞著一堆金光閃閃、鍍金的鱷魚，他跟妹妹吉林坐在其中一隻有著藍眼睛的鱷魚上，笑得開懷，準備去遠方。

於是，十八歲的吳奈汶，國中沒畢業，拎著簡單的行囊，坐上長途巴士，搖搖晃晃地從緬甸前往曼谷。臨走之前，母親似乎什麼都不知道，傻笑地流著口水。他望進妹妹吉林的眼睛，成熟的雙眼，盈滿了清澈的淚。她說，請一定要回來。

這是有記憶以來，第二次看到妹妹哭。第一次哭，是在那個家鄉的湖畔，吉林輟學的那一天。

小村落的平均教育年齡只到小學，國中必須到其他村子唸書，大部分的小孩都會放棄，開始謀生。那年他跟吉林，十五歲跟十三歲，望著湖面沒有倒影的彼此，一聲不吭的河畔洗衣服。那是媽媽失智後的隔幾週，僅僅靠著吳奈汶在工地打工的錢，養不活兩個胃口大的青少年與家裡成魔的母親。她之前是工廠的女工，被工廠的機器夾到手之後被資遣。傷口惡化，但沒有人知道怎麼辦。每天每天，媽媽與壞掉的手在河畔旁的屋子裡共處，與蒼蠅跟果蠅們一起腐爛，某一天，腦袋也壞掉了，智力忽然降回六歲。從那天起，他們就更加有一餐、沒一餐的過，照顧著比他們年紀還小的母親。

下午四點，還是好熱，黝黑額頭上的汗珠刺進了雙眼，鹹膩地刺痛，在臉上蒸發出安靜的淚痕。哭了會更餓。他們上一次進食是前一天的晚餐，吉林做的煎米餅，糊糊稠稠的，滴在上面的油剛好可以黏住叫了整天的胃。但隔一天醒來，肚子再一次凹陷，叫得很大聲，成為了他們的鬧鐘。又是重複的飢餓輪迴。

混濁的惡水讓人反胃，吳奈汶搓得很大力，像是這樣就可以遺忘掉罪惡與恐慌。吉林笑哥哥傻，用盡力氣只會更飢餓。這個世界隨時都要被蒸乾，他們的身體也是，乾乾癟癟的，彷彿是兩片乾掉的緬甸鳳梨乾。

太熱或太餓的時候總會看見幻覺，但兄妹倆那天很確信自己沒有看錯。村子賴以維生的髒水裡，底下正悠遊著一隻灰綠色的大鱷魚正在低鳴，像蒸氣火車。他們習慣了，只要有鱷魚出沒時，大家都會很平靜地離開河邊。但好幾年前，跟他們差不多年歲的小孩汪達，他餓了兩天，在河邊看見鱷魚，聽說鱷魚肉很美味，在那粗糙醜陋的皮之下，有肥美多汁的白肉。

人在飢餓時也會做出許多瘋狂的決定，汪達伸手撈了湖水。面對鱷魚細長狡猾的黃眼裡，沒有絲毫恐懼，因為飢餓更可怕。

單手搏鬥，就為了吃一口，想像的肉。

汪達的父親很傷心，抓走了那隻湖裡的鱷魚，開腸剖肚，希望鱷魚沈重的皮裡會有汪達的身體。但鱷魚肚子裡什麼都沒有，村裡的人因此吃了一頓美味的鱷魚晚餐。每個人都有一份。

有人說，汪達其實是活活餓死的。但爸爸太難過了，必須找一個理由讓自己好過一點。鱷魚成了替罪羔羊。

吳奈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只知道那天大家都有吃飽，真好。

吉林說，她現在也想去抓鱷魚。

吳奈汶沒說話。吉林明天不再去學校，應徵了製帽工廠的女工。

*

吳奈汶天天目送著妹妹穿著藍白相間的制服走去上班，好像是自己的母親，縮小版。小時候，母親也是這樣去上班。而如今，母親只能跟那隻發黑長蟲的右手，坐在藤椅上，指著他們嘻嘻笑。他們束手無策，每天起床，餵食母親，趕走幾隻蒼蠅在幾乎沒有食物的家中嗡嗡，牠們像在抗議。各自去工廠跟工地，日復一日領著微薄的薪水，填滿乾癟的生活跟身體。吳奈汶心疼妹妹這麼小就必須扛下許多，自責著自己的無能。

慘澹的日子過了三年，吉林十六歲那年，開口提起渴望辭職，離開緬甸。

她看得見她的未來。嫁給另一個在一樣的村子、也在工廠工作的男人，懷上孩子，搬出家裡，過著日復一日的窮，只是在不同的房子裡，孕育著另一個生命。小生命也會再不久後的將來長大，輟學、做著跟母親一樣的低薪工作、再生下一個孩子，一代一代，傳承了飢餓的血脈，骨瘦如柴，凹陷空洞的雙眼等著小媽媽回來餵食。

吉林必須逃離這樣的輪迴，但第一個離開的反而是哥哥吳奈汶。

穿金戴銀的表哥說有機會就要抓住，他從一個跟他們一樣在小破村的窮小孩，搖身一變成為鱷魚大亨。飛回緬甸找家人，順便拉攏吳奈汶。表哥是仲介，老闆的助理，幫忙鱷魚大老闆找一些想要賺錢的年輕人。女生？女生不行，女生去當妓女啦，考山路，滿街都是妓女。

身上的衣服是鱷魚皮做的喔，表哥炫耀。在豔陽下閃著，臉頰滋潤地露齒笑，一顆金牙像太陽，吳奈汶為了吉林，必須跟著那顆太陽走，來到擁有熾熱陽光的曼谷。但萬萬沒想到來了曼谷後，他幾乎從沒見過正中午的太陽。他離開的那天，緬甸的太陽倒是一如往常的把他們都曬出淚水。吳奈汶一顆信心滿滿。

「鱷魚會讓我們發大財。」他在臨走前，堅定地握著吉林的手，「到時候你才不用吃鱷魚肉，曼谷所有的肉都任我們吃。」

他告訴自己，就一年，一年內戰不會波及到他們的村落。這一年存夠了錢，就要把媽媽跟吉林接過來曼谷長住。不再待在紛亂的緬甸了。很多難民會在泰緬邊界裡游移，希望可以逃到泰國，但最後都免不了被抓走，或是在邊界淪為沒有證件、沒有國家的，被遺忘的人。他不一樣，他要靠鱷魚，靠自己，給家人一個圓滿的生活。

於是，他就跟隨著表哥來到了在昭披耶河附近的老城區，短短四百公尺的考山路。擠滿了成群的慾望，上百間酒吧跟夜店吵吵鬧鬧。人們在正中間擁吻與熱舞，夜店蓋得像城堡，發生在這裡的所有事情都能被合理化。第一天抵達考山路，表哥像是大亨小傳裡拿著紅酒的蓋茲比，背景是繽紛的煙火。只是表哥手上握的是象啤，泰國最普遍的啤酒品牌。晃著笑意，眼神飄在空中，拍拍目瞪口呆的吳奈汶——

「這裡就是我們的曼谷夢啊。」

考山路什麼都買得到。烤蠍子與毒蘑菇，迷姦藥跟炸蜘蛛。低聲問那些攤販，哪裡可以拿到假護照。帶你繞到窄巷，交錢交貨。不只假證件，應有盡有，海洛因藏在二手名車的駕駛座，脫衣舞孃在小房間裡蠢蠢欲動地等待，死狗肉在每一個巷口。攤販兜售著奇幻的想像，乞討的街友跟扒手鑽在人群中。來自世界各地的異鄉人們彼此摟著、叫囂、在毒品跟酒精中徘徊，隱藏的小門打開來是電音派對，另一扇門是黑市交易網。小小的一條路，接納了幾千幾百個漂泊的靈魂，圖一夜狂歡，在太過熱鬧的喧囂中，想找個人陪伴的溫柔。那些打著醉意的名而靠近的男女，不過是白天的孤寂一次宣洩在不眠夜的狂歡裡。

是永夜裡的永晝，好像曼谷能敲碎時間，任由金髮碧眼的觀光客拼湊出他們想要的那幅畫，但那幅畫不會有骯髒的鱷魚跟吳奈汶——他開始在考山路叫賣，烤鱷魚，一串一百五十泰銖，推著小小的車，在這裡看見日與夜的交替，晚上七點夕陽下山便開張，一路至凌晨五點的日出，每天都有一隻來自清邁的新鮮鱷魚骨掛在小販上，引人側目。賣不完的最多可以留到隔天，但隔日又會有被殺死的鱷魚從清邁運過來，不新鮮的鱷魚有腐味飄散，但烤過後就香味四溢。用黏膩厚重的泰式甜辣醬層層蓋過來自河底的腥騷。

他不會講泰文跟英文，白天學習嘍著舌頭念著one hundred跟crocodile，晚上試著想要聽懂來自世界各國的要求。要不要辣、加什麼醬、總共幾串、不行拍照、拍照要給小費。很吃力，但也漸漸上手。看到那些遊客們對鱷魚驚呼連連，願意掏錢買一個新鮮感。重點不是好不好吃，而是要讓大家知道，鱷魚很酷，那些西方人從來不覺得世界上有人會吃鱷魚，表哥說，要讓他們相信東方人就是什麼都敢做什麼都敢吃，世界奇觀。其實泰國人才不吃鱷魚呢。

在他的村子，有許多小孩餓到在樹叢裡抓蟲來吃，毛毛蟲跟蚱蜢烤過都美味。然而，在這裡，「吃蟲」是一種奇特的人生體驗，是一種非必須，但好玩浮誇的快樂。除了鱷魚，其他攤販什麼蟲子都有。他們願意掏出大把的鈔票來享受一次，就那麼一次，有趣的貧窮。咯咯笑地吃完甲蟲之後，錄影、拍照打卡，炫耀調侃。

正因如此，鱷魚肉非常好賣，但他真正賺到的不太多，都被大老闆或表哥抽成走了。整條路總共有四家在賣鱷魚，都是同一批貨源、同一個老闆。他從來

沒見過老闆本人，但他的燦爛笑容被印在小販的扛棒上，右手比一個大大的讚。比讚的下方，就是鱷魚骨頭，瘦骨嶙峋，肉都被屠夫削下，做成肉串。讓他想起瀕死的小孩，肋骨突出，病懨懨地掛在緬甸的路邊。

疲憊下班後，全身腥的他，得把那些連幾天賣剩的、騷掉的肉丟進黑色大袋子裡。趁著下班後的清晨，提著沈重的鱷魚屍體，在日出下走十分鐘的路，扔到早已臭氣熏天、垃圾與死魚們都浮在水面上昭披耶河。鱷魚碎肉深深地沈進水裡，他彷彿可以聽見鱷魚在低吼，夢迴在他每一個夢裡。

黑和骯髒他一人承受，留給遊客看的，是懸掛、處理過的乾淨鱷魚骨，跟一串串香噴噴的，在烤架上轉呀轉的白肉。而吳奈汶，處理完這背後的辛酸後，會在巷口點一碗清淡的泰國米粉湯，觀察嬉鬧的男女倦著狂歡後的溫存，依舊存有一些酒精的亢奮。隔壁右轉一條旅館街，準備棲息幾小時的情慾噴張。醒來後就當作全都是一場夢。發生在考山路的，永遠留在考山路。

家鄉入夜後，只聽得見外頭的蟬鳴跟蟲子，以及母親的鼾聲或兄妹倆的肚子在吵。然而，深夜的考山路卻恨不得讓全世界都醒過來。吳奈汶的耳朵被奮力地填滿了各方的叫囂跟喧鬧，震耳欲聾的西洋情歌，酒精泡沫融化又儲存在他的耳囊裡。吃完宵夜（早餐），回家後，一閉上眼，彷彿就可以聽見那些拉客們的攤販，用口音很重的英文，問著遊客們要不要吸笑氣、吸大麻、吸女人。他每天都在安靜早晨的餘暉下失眠。失眠時，他會翻來覆去，想著吉林，想著剛剛正把成堆的鱷魚肉丟掉，但永遠丟不完。從來不會這樣浪費食物。一開始，他會試著把那些賣不完的鱷魚肉，一串一串，慢慢吃掉。

可是，他討厭魚肉在嘴巴又澀又硬的感覺。儘管重油的醬可以蓋過那軟濡作嘔的味道，他依舊恨透吃鱷魚肉。這是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的「挑食」。每一次吞下一口，都像是喉嚨有蟲在蠕動，像是鱷魚從沒有死，把他的胃狠狠咬出一個洞。好像鱷魚也在他的嘴巴裡尖叫。

因此他還是得把那些不新鮮的鱷魚們，一隻隻丟回河裡。心中默默祈禱著，鱷魚不要半夜來找他。當吳奈汶在早上躺回床上，依然可以聽見鱷魚的嘶叫，以及身上那混合著燒烤又充滿考山路髒臭的氣味，會一路糾纏著他到夕陽落下，起床上班，再一次的輪迴。

他在電話裡跟吉林說，不要吃鱷魚肉了，很難吃。沒有說的是，在這裡，每天都浪費他們一家一個月可以吃的肉量。還有，他每天在曼谷都很想家。

吉林半開玩笑地撒嬌，等她也到了泰國，哥哥記得留給他一份鱷魚肉。

她想知道汪達那麼想吃，想吃到死掉的鱷魚肉，嚐起來是什麼味道。

*

在吳奈汶來到曼谷的半年後，一個人高馬大的洋人跟一個嬌小的華人女孩，來到了鱷魚攤前面。

女孩笑著指了一下那個鱷魚，說了幾句英文。洋人忽然勃然大怒，大力地揮了她一拳，她倒在地上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，類似的打架事件每天上演，吳奈汶早就習慣，人喝完酒總是會被逼出最深層的野性。最後藍眼睛的洋人罵了一句髒話，轉身離去，惡狠狠地瞪著女孩，女孩的臉上灼灼的一小塊紅印在燒。

吳奈汶看著沒有哭也沒有叫的女孩，請她吃了一串烤鱷魚。

她坐在攤子旁，小口小口地吃，總算嘴角輕輕地上揚。吳奈汶繼續做生意，女孩吃完烤肉串後，發呆望著喧鬧的考山路，沈默地像是有一輩子的心事。但吳奈汶覺得待在她身邊，考山路第一次，讓他頓時感受到片刻寧靜，彷彿在家鄉。也是第一次下班有人跟他一起喝一碗米粉湯。

女孩叫May，來自中國，十八歲，喜歡吃鱷魚肉。可能吳奈汶太想念妹妹了，May調皮又清新的氣質，很像吉林，但沒有吉林的大眼睛黑皮膚，反而是近乎慘白的臉蛋，跟細細小小的鳳眼，在同樣細細的眉毛下眨著。乾淨、簡單、樸素，跟燈紅酒綠的考山路格格不入。身上穿一件黑踢恤跟牛仔長褲，看起來像一幅簡單的水墨畫。不是一眼會覺得漂亮的女孩，仔細看卻感覺得出她擁有細緻舒服的筆觸。

兩人只能用簡單的英文跟手機翻譯聊天，勉強可以溝通。不理解的話，May會傻笑歪頭。May跟吉林，笑起來都有兩顆小小的酒窩。

May擁有一個顛簸的過去，她自小離家，最後淪落在考山路上當妓女。客群是那些來玩四五天的外國人，看到清純又亞洲臉女孩，藉著酒意前來搭訕。他們也心知肚明May的用意，May從只能舉著手指開價到漸漸說了一口還行的英文。遊客們一兩千泰銖就能換上的一夜歡愉，何樂不為。她古靈精怪、講英文也通，不僅僅純上床，而是讓客人有一種在戀愛的感覺。生意挺好。

吳奈汶聽不太懂May哇啦哇啦講的話，比手畫腳，可是當他望進她泛著苦澀的雙眸裡，彷彿看見小吉林。

從那天起，May偶爾會來鱷魚攤位。考山路充滿鼓譟，但她讓身邊的所有事物都安靜。她一出現，吳奈汶就感受到考山路的喧囂會止於她的淺笑。

May在吃鱷魚肉時，會很珍惜的小口小口咬；又或是，每每May跟客人們結束後，一臉疲憊無奈卻又想逗吳奈汶開心的樣子。他喜歡她生氣時飄出中文，還有兩人明明語言不通，可是透過眼神又能交換秘密。她是靜悄悄的陽光灑在入夜的曼谷。是考山路上的救贖與日出。有她在的地方就沒有黑夜。他問她為什麼那麼喜歡吃鱷魚肉，May說鱷魚肉讓她想到家。她在家鄉，也會吃鱷魚肉。

她在手機上打著中文，跑出緬文的翻譯：你只要坐在那裡，就會有外國人跑來搭訕。然後，跟著他們回旅館，就有錢賺了。May在描述這些事情時，沒有一絲的厭煩或焦躁，這是她的生存方式。吳奈汶無可奈何，心裡倔倔地想著，不想要她再做這些令人難過的事情的，可是他只能給她一點錢，卑微地，希望她今晚能陪他，不要去做生意了。

May看著那筆錢，漂亮的鳳眼眯了起來。她說好啊，她一個人住，其實曼谷的白天，她都失眠。同樣也失眠的吳奈汶，像找到了一個浮木。他走進了May的小套房裡，裡頭簡單，乾淨，May在床前，慢慢脫去她的外衣。裡頭是粉嫩的肉。吳奈汶想起了他第一次到考山路，看到鱷魚的興奮。只是這次不一樣，一直到高潮後，他還是非常亢奮，緊緊摟著May。

「你是鱷魚大亨嗎？」May在手機上按著這些字，吳奈汶看著翻譯的亂七八糟的緬甸語皺眉，他只能說 he 自己是賣鱷魚的人，但看著May金光閃閃的眼神，他第一次感覺他可以帶給May幸福快樂。

後來，他開始跟May一起生活。他晚上不再聽到鱷魚的低鳴。取而代之的是，May甜膩又悅耳的淫叫，在他身上搖出的嬌喘，趕走了黑夜裡最低沈的野獸，嘶吼跟噩夢都消失了。他們會手牽手一起去河畔把那袋腐臭的鱷魚肉跟骨丟掉，但吳奈汶再也沒聽到吵雜的夢魘。他晚上更用力地叫賣，只渴求May能不再找外國人做愛。

其他攤販笑他傻，怎麼會相信一個中國妓女？但吳奈汶知道他們在戀愛。當May兩顆小小的眼睛彎起來笑，就是不眠考山路的兩顆明亮的指北星，指引他家的方向。

*

吉林問什麼時候可以去曼谷。她說，她想要辭職了。只是哥哥匯的錢逐漸減少，她有些擔憂地問說：「生意不好嗎？」

吳奈汶支支吾吾，自從跟May談戀愛後，他很難兼顧雙方。他想要家人來曼谷，也想要家人見見May。他腦中已經有一個漂亮和諧的畫面，他、吉林、May、母親四個人在曼谷，遠離考山路，而是在市中心定居，公寓裡應有盡有。只是他的存款並沒有想像中的多，已經養了May了，沒辦法再多養一個母親與妹妹。

吉林說她在工廠遇到了一個男孩追求，她答應了。她小小聲地說：「他也可以一起來曼谷嗎？」

吳奈汶第一次感覺到跟吉林說話那麼焦躁，他一邊敷衍著吉林，一邊想著要如何處理。但當May又軟又潔白的胸部壓著他，床上的聲音清爽地像甜美的金絲雀。他又不小心，先忘得一乾二淨了。May輕輕地捲著他的頭髮，在他的耳邊吹氣，我們一起逃出曼谷。

考山路太雜太吵了，她想去北方。不然一起回緬甸都好。

吳奈汶愣了，他已經從緬甸逃到曼谷了，他還能去哪？

May說她不想再被洋人幹了，說她的靈魂是白淨的，但肉體腥臭被塗抹上太多醬料。她軟軟爛爛，像一坨棉花糖，趴在他身上，輕盈地說你一定懂的吧？跟烤鱷魚一樣。

吳奈汶心頭緊了幾秒。

去清邁。鱷魚不是都來自清邁嗎？我朋友說，清邁很清幽，群山圍繞。你不是老闆嗎？你就回清邁賣清邁的鱷魚啊。May每次講不過他，或想說服他的時候，都會拒絕使用翻譯，拼命講一堆英文，吳奈汶只聽得懂一點點，什麼清邁跟鱷魚，還有May跟他一起生活。

May興高采烈地想要張羅一切，她有認識的朋友在清邁，可以幫他們找一個落腳處。吳奈汶在清邁賣鱷魚，那她想要當英文老師。她會一點點泰文跟英文，在這裡弄一個假的教師執照就好。很簡單的。她說，當老師一直是她的夢想。

很多疑惑懸在空中。不過，當May聲音嬌滴滴地垂掛在他的耳邊，從耳垂一路黏起了他的嘴。我們就逃走吧。May按著翻譯，就我們兩個人一起。逃離考山路、逃離曼谷。五百多公里，九個小時的車程。搭上一台箱型車，睡一個覺就會到清邁了，展開他們的新生活。吳奈汶只能傻傻地看著看起來很快樂的May，他也很快樂，他想著這可能就是傳說中的私奔，一股興奮的熱在全身鼓譟。他想到清邁好多鱷魚，May就有吃不完的鱷魚。

但他霎那，又想起吉林，說也想吃鱷魚肉的吉林。

May看他一臉猶豫，又磨磨蹭蹭的樣子。蹶起嘴，不滿意地問他怎麼了。他心底掀起了吉林的淚水，還有媽媽呆滯的口水。他想開口說些什麼，卻不知道如何開口。他該如何跟May說他根本不是什麼鱷魚大亨，只是一個來自貧民窟的青少年。他該如何說，現在這樣不夠嗎？他還有家人要養，還有表哥的合約，不能說走就走，不能任性地跑到一個不知名的城市，跟一個中國來的妓女一起生活。可是May說：「如果你不走，我會一個人走。」這句話揪著吳奈汶，不小心把鱷魚烤焦了。他第一次烤壞鱷魚肉。

他打給吉林，弱弱地說自己可能要去清邁。吉林也不知道清邁在哪裡，只是不停地問說，什麼時候可以去找你。電話那頭，線路不清晰，但他聽到媽媽啾啾呀呀的哭鬧聲。吉林說，她要先去餵媽媽吃飯了，先掛了。

電話那頭傳來一片寂靜，可是吳奈汶覺得好吵。

直到May再次打來，他才覺得世界又恢復平靜。她問他錢都準備好了嗎？

他看著那筆為數不多，本來想在市區租房子的存款，心中一陣慌亂。

*

吳奈汶一個人睡在那個小套房，他又聽到了。

鱷魚在低吼。像低音鼓迴響在密閉的長廊。鱷魚屍體浮在河水上咆哮，骨頭們的敲擊在耳邊、烤鱷魚肉的滋滋聲，他的房間是那條臭氣熏天的昭披耶河，潮濕又湍急的河咻咻咻。鱷魚、吉林的大眼珠跟母親黑掉的手，都在水上漂。接著是他許多夜晚撞擊May的水聲，吃起來甜甜的，聽起來也是甜的。所有的聲音都攪和在一塊兒。但鱷魚聲嘶力竭地嚎蓋過了May軟嫩的呻吟。

他遇見了那兩顆鱷魚細小又金黃的眯眯眼，死死、直直盯著他，最後與May的鳳眼重疊在一起。醒來後，是曼谷的正中午，他流了一身濕黏的汗。外頭在下大雨，雷打得像交響樂。

他被噩夢嚇得想要跟May講些話，笨拙地在手機上想打*I miss you*，英文不好的他，變成*I mess you*。

May過了五分鐘才回，*I mess you too*。

吳奈汶看著那行話。心裡一陣安心。他想像不到沒有May的生活。May如果自己去清邁，他該怎麼辦？她又該怎麼辦？

他那筆錢，據May所說，她拿去付了清邁的車資，還有清邁的住宿，跟一個莫名其妙的證件。上面標示他是泰國人。他來曼谷後沒有拍過半張照，May陪他去拍這張證件照。照片裡的他，雙眼突出，但臉頰有肉，看起來圓潤了許多。

就是今天晚上。他忐忑不安地背著簡單的行囊，在考山路的路口，那家他們最愛的米粉湯的外頭。一個人等著May。

May沒有出現，幾百通電話也沒有接。雨繼續無情地喧嘩。

吳奈汶等到日出。太陽升起後，他不知道能去哪，孤單又緩慢地走到了河畔，那條他倒了快要一年鱷魚的昭披耶河。灰濛濛的，正在晨曦下，醜陋地閃著油光。

May傳來了一封簡訊：*I will miss you.*

吳奈汶面對著清晨的，那條安靜的河，忽然第一次想大叫。第一次想要大吼。他發出一聲很悠長、很暴戾的嘶吼。河裡忽然有了回音。像在山谷。

然後他看到了，他跟吉林，在村子的那個河畔看到的一樣，一隻又肥又畸形的鱷魚，探出頭，回應了吳奈汶的無奈，發出他午夜夢迴裡常聽到的鱷魚低鳴，這一次，牠像在說我陪你。

他們互看了一眼，交換了某種信念。鱷魚悄悄地爬上岸，笨拙地跟著他走回考山路的家。

一路上，當那些尚未酒醒的年輕男女，看見一隻發臭的胖鱷魚，緊緊跟著一個矮小的緬甸男人，此起彼落的尖叫哭喊，那條正要沈睡的考山路，在這瞬間，全部都醒來了。攤販們瞪大雙眼，驚聲竄逃。各國語言的尖叫跟救命四起，正要關門的夜店忽然卡住了。男男女女們，都興奮又恐懼地拿起手機，對著沈默的鱷魚與吳奈汶指指點點。

因為是考山路，所以世界上的夢境與幻想都有可能發生；所以他終於看到了，他的May，在考山路的尾端，坐在路邊，身上穿的是他們初次見面的素踢跟牛仔褲。都沒什麼變。依舊看起來很純樸的她，彷彿忽然清醒，瞪大雙眼，直直盯著吳奈汶向她走來。

May像是想開口說什麼，軟綿綿的嗓音正準備從她的喉嚨發出，站在吳奈汶身後的鱷魚，突然一陣淒慘的狂嚎，向前一撲，奮力地朝她的臉，咬了她一口。

May的小鳳眼掉在地上。血以一種寧靜的方式流出。

大家都在尖叫，但是，考山路霎那安靜了。

=====

評語

鍾文音老師：

考山路是曼谷著名的觀光街，充斥著異國情調與各種邊緣異鄉人與移動者的故事，作者很能掌握這種高密度的感情碰撞燃燒，看似異國異地，卻折射出每座大城市下討生者的暗黑面與轉身的淚水，作者一路寫來亦步亦趨地追尋著人物的故

里與原鄉，愛情與背叛，讓閱讀者逐步掉入這個作者生猛勇闖的異質藝語世界，生動的空間書寫，精彩的情節轉動，非常獨特的一篇小說。